

老街·古井

■姚雅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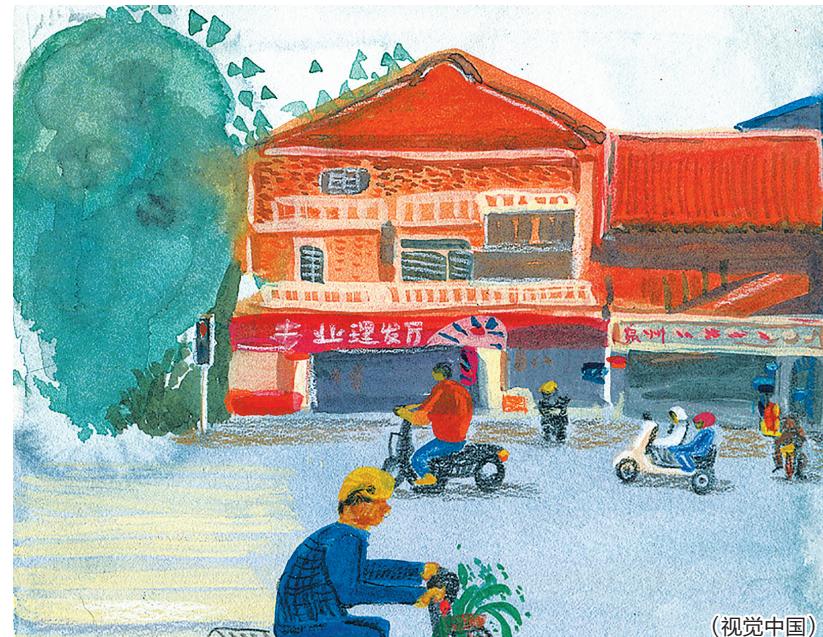
老街累了,静静地躲在城市高楼的背影里。像一个长途跋涉的旅人,停下来,寻找一个安静的角落,梳理自己的思绪,追忆似水流年。

与老街相依相偎的古厝、洋楼、店铺也沉默着,仿佛欲言又止。它们见过老街曾经的车马喧嚣、人声鼎沸,也目睹了人世间的兴衰沉浮、悲欢离合。当然,光阴漫漫里的花开花谢、草长莺飞,季候匆匆里的日升月落、云卷云舒,也在它们身上刻下了印迹。它们真可称为一卷包罗万象的古籍。市井烟火,人间冷暖,莫不包蕴其中。

老街的老,从古厝、洋楼、古井里渗出来。

古厝的红砖在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的风雨洗礼中,已褪去了鲜亮的色彩,白石却因了岁月的包浆而泛黄。但雕花并没有磨损,屋顶上的翘脊也保持着优雅的弧度。灰瓦楞上立着的一株衰草,在秋风中摇曳着,仿佛在向往来者轻轻诉说这座老宅曾经的风华。厅堂里谈笑有鸿儒,闺阁里巧手绣罗绮。秋收时节埕上晾晒的稻谷、花生,落雨时分天井里滴答滴答的吟唱,灶火毕剥声中飘来番薯、槟榔芋香气,都在依稀浮光里。

小洋楼的罗马柱、南洋花砖浸透着海外华侨隔山隔海远望乡里的无限深情。他们像燕子衔泥筑巢般,向着故国家乡的方向,不停地寄来了建材、银信,也盼着某一天能结束漂泊,叶落归根。门楣上的“紫气南来”就是他们对故土的牵挂,对归来的执念。然而,海天茫茫,世事难料。燕子年年南来筑巢,却盼不回游子归来的脚步。我站在小洋



(视觉中国)

楼的石埕上,龙眼树一嘟噜一嘟噜的果子从围墙外探了进来,犹似当年的番客梦魂牵系家山故国,却无力冲开万水千山的阻隔。

走在老街深处,不时地会有一些时光信使向你走来。一堵斑驳的老墙,一座坍塌的老宅,一株枯败的老树,一块字迹模糊的碑刻,都会让你浮想联翩,把你带进久远的过往,去重温那些琐碎的人间烟火。

秋风携着往事的袅袅余音,在窄窄的巷道里徘徊。仿佛要领着我们泅回深深的时光隧道,去打捞那些残损的情节。我走走停停,总会在老街旁、巷陌里、拐角处,或人家屋檐下,偶遇一口老井,像一个故友,风里雨里等着你。

最先遇到的是在主街旁的一口老井。井后是锈迹斑斑的老墙,井前是标识地界的古老碑——南安县招贤里潘山市。这老井、老墙、古老碑互为依存,记录了老街的如烟往事。老墙里人家的柴米油盐,古老碑里的沧海桑田,都因为古井而鲜活。古井是双孔井,井口并不大,石铺的井沿却不小,三五个人同时站上去打水都不嫌拥挤。我们好奇地站到井沿上,往井里张望,井水并不深,清凌凌的,我们的笑脸在水面上晃动、变形。路过的老伯告诉我们:老街上有四五口古井,现在几乎都没怎么用了。但大家心里头还是有古井情结的。没装自来水时,居民的生活用水都要从古井里打。遇到过年过节,要洗

洗刷刷,蒸龟做粿,用水量暴增,乡邻们都要到古井旁排长队等着打水,从早上四五点排到晚上八九点。一道挑水的长龙在街巷里游走,石板路面总是湿漉漉的,木桶哐当哐当的脆响此起彼伏,欢声笑语也不绝于耳。那是多么温暖的画面啊!冬天,井口会冒着淡淡的水汽,打上来的水温温的;夏天,井水冰爽冰爽的,刚提上来,低下头咕噜咕噜喝一大口,暑气顿消。荔枝、西瓜装在小桶放进井里冰着,半小时后提上来,就是凉津津的冰镇荔枝、西瓜了……

我们正在古井旁各种好奇、摆拍,一位大姐挑着水桶过来打水,我走上前问:“现在家家户户都用上自来水了,你怎么还到古井来打水呢?”大姐边一下一下有节奏地把装满水的小桶从井里提出,边笑眯眯地告诉我们:“这井里的水是地下水,甜甜的、冰冰的,泡茶、煮汤比自来水好。夏天在古井旁洗菜、洗衣服,也好着呢!”

我们顺着老街,拐进小巷里,又遇见了几口古井。这些古井或高或低,或圆或方,或单孔或双孔,都已不再有往昔的风华,有的井沿已磨损,有的周边爬满苔藓。但在老街坊的眼里,或远行者的回眸中,古井的甘泉依然在他们心中汨汨流淌着。井里清澈的水曾哺育了多少生命,映照过几代人的面容?它们与老街一样,都是城市记忆里不动声色的沉淀。老街因井而兴,古井因街而存,两者相依相存,默默相守,共同喂养着朴素而深邃的市井烟火,让漂泊的灵魂有根源之处,让绵长的乡愁有依附之所。

老街是往事的索引,人间的脉络;古井是时光的眼眸,尘世的凝望。它们带你穿越时空,让你远行的脚步不踉跄。

故乡的灶台

■陈祖灏

岁月如梭,别离故乡已久,故乡的一切沉淀为遥远的记忆。不经意间望见天际那一缕似曾相识的炊烟,心头便蓦然悸动,老家那敦实的灶台,连同氤氲的柴火气息、那份萦绕不散的融融暖意,如烟如雾,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

那年开春,家中新居落成,屋后专设了一间厨房。母亲请来老练的泥瓦师傅,砌起一口标准的双孔灶台:一方大铁锅煮饭,一口小铁锅炒菜,两口锅间正好嵌着一个胖嘟嘟的铝制水壶。灶台后的烟囱笔直伸向蓝天,柴火燃起,热力裹着青烟升腾,炊烟随性地在天空游走,宛如牧放云朵,无声地书写着人间烟火诗篇。凝望这乡野图景,心底便悠然荡开优美的诗句:“炊烟漠漠衡门寂”“云间烟火是人家”——这不正是诗中走出的画卷吗?

故乡的老灶台,是刻在心底最深处的印记。它最为随和包容:秋风扫落的枯叶,林间剔下的朽枝,农忙后遗留的禾草,无不成为它温暖源头的馈赠。父兄常在劳作间隙劈柴,木柴整齐地堆在灶房角落。引火是门技术,需拣干燥的细草枯枝小心塞入灶膛,俯身轻吹,微弱的火苗便倏地一蹿,待火势渐稳,再将柴禾交错搭成“井”字,熊熊火焰顷刻

占据灶膛。缕缕炊烟如轻柔纱幔,随风飘散……

冬日里,灶台是全家温暖的依托。朔风呼号时,我们最爱挤在灶膛前的小凳上。红亮的火舌肆意舔舐锅底,将厨房烘得暖意融融,门外寒风无论怎样刺骨钻缝,灶膛边那冰火交融的奇妙触感,令人终生难忘。暖意烘烤着前胸,费翔那明快的歌声仿佛在心底自动响起:“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……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!”

灶台飘出的香气更是勾魂摄魄。最爱将饱满的红薯深深埋入滚烫的柴灰之下。炊烟起,饭香飘,红薯便在热灰的包裹中悄然蜕变。待到焦香幽然透出,便是时机已至。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拨开柴灰,烫得双手不住倒腾,胡乱吹去灰尘,掰开焦脆的外皮,露出金黄油亮的芯瓢,急急送入口中——香甜、软糯、滚烫在舌尖欢跳,嘴角蹭满黑灰也顾不得了。那草木灰煨出的烟火味,是现代烤箱难以复刻的童年至味。

还记得冬晨上学,母亲常把温着热水或热粥的大搪瓷缸,小心置入灶膛的余烬里保温。捧着热乎乎的缸子一路焐到学校,是刺骨寒风中珍贵的抚慰。

老灶台,亦是旧时农家精神的隐秘寄托。我曾注意到灶顶靠墙处,长久供奉着一张颜色褪旧的红纸——那是灶

神之位。即便新灶落成,母亲也必定虔诚贴上。在烧柴的年月,家家户户对灶王爷心怀敬畏。待到炊烟升起的傍晚,灶房便格外丰盛。鱼的鲜香、肉的醇厚,裹着清茶淡酒的微醺气息,在烟火缭绕中升腾。

日子在灶火的明灭间悄然流逝。多年后他乡归来,一脚踏进家门便唤:“妈,我回来了!”母亲闻声从灶间探出头,笑意盈盈:“我的儿啊,这回在家多住些日子!”岁月压弯了她的脊梁,她不再是我幼时仰望的那座高山,然而周身弥漫的油盐、柴火与饭菜交融的气息,却丝毫未变。她依旧利落地煸炒着我偏爱的菜肴,烹制喷香的炒米粉、卤得红亮诱人的猪蹄,炸出金黄酥脆的藕饼和肉丸。锅里咕噜着炖菜,那浓郁扑鼻的肉香,穿透悠悠时光,依然是我心底最熟悉、最眷恋的滋味。

母亲走后,现代能源早已覆盖城乡。柴灶、煤炉悄然隐退,燃气灶、集成灶取而代之。然而,每每面对城市厨房里那抹精准跳动的蓝色火焰,心底便不由自主地漫上对故乡灶膛那跃动橘红的深沉眷恋。炊烟虽远,暖意犹在。灶台的形态几经流变,“薪火相传”的内核却始终温热。经年累月的烟火熏染,为老灶台披上了一层厚重的岁月釉色。它

早已超越了冰冷的泥石结构,凝固成家的永恒温度、母亲的熟悉气息与童年味觉的鲜明坐标,承载着无数个平淡晨昏里升腾的烟火日常。

月是故乡明,灶暖故人亲。那故乡的灶台与炊烟,于我已是凝结了生命源头、故土根基与至亲牵挂的温暖图腾。纵使有形之物终会消散,那灶台点亮的记忆火种,却永远在心灵深处倔强摇曳。



投稿邮箱:dnzbq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